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冰心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冰心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現代十大名家代表作

選名家最近傑作

魯迅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沫若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茅盾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周作人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老舍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巴金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郁達夫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葉紹鈞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冰心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丁玲代表作選 一元二角

集傑作中之代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再版

(全書一冊)

改訂下頁 一元三角

編輯者 張均

發行者 全球書店

出版者 全球書店

印刷者 全球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序

冰心女士姓謝名婉瑩，現年三十六歲。爲中國新文壇上最早發現的第一名女作家。她底原籍是福建閩侯；但她是生於山東芝罘的，因爲她的父親當初是在該地海軍界裏任着要職。她就生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生長着，跟着母親在家裏讀書。這時候，她生活在大海與自然之美的懷抱裏，享受着母親底偉大的愛。這，對於她的作品是很有關係的。

五四運動起後，一九一九年她開始寫作，那時她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書，課外常寫些小說，詩歌，小品之類的文章投給當時的晨報副刊，後又陸續發表超人等作品於小說月報。當時的新文壇尚在幼稚時期，女子的作品更是少見；所以一般的讀者一見到冰心女士的清麗婉妙的文章，立時大爲感動。當時她所得的讚美和歡迎，真可說是空前的了。於是冰心便爲當代中國女作家的泰斗了。一九二三年到美國去留學。在美三年中，寫成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其中均係讚美自然，抒寫情感，美麗而動人。一九二六年回國後，卽和吳文藻君結婚。不久她的母親死了。此後她就又寫了南歸和第一次宴會等。南歸是紀念她的母親的，第一次

宴會是寫她婚後的生活。

她的作品是善寫母親的愛，善于歌頌海與自然的景物。筆調清麗，情感濃厚，讀之極能動人。她的小說，散文，詩歌都寫得很好，其詩的作風受印度太戈爾飛鳥集的影響甚深。

本書計分三部門，上部小說，中部散文，下部詩歌，都是她的最佳的代表作品。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編者

冰心代表作選目錄

上部小說

各兒姑娘.....	一
第一次宴會.....	八
分.....	二二
寂寞.....	三四
別後.....	五一
離家的一年.....	七〇
去國.....	八八
姑姑.....	一〇五
超人.....	一二三

悟.....	一二三
國旗.....	一四九
是誰斷送了你.....	一五二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 光明.....	一五六

下部散文

我的文學生活.....	一六一
往事.....	一七五
南歸.....	二〇三
山中雜記（十則）.....	二四一
通信（十封）.....	二六一
一日的春光.....	二二〇
閒情.....	三三四

到青龍橋去.....	二二七
笑.....	二三三
夢.....	二三五
「無限之生」的界線.....	二三八

冰心代表作選

冬兒姑娘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主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着，心裏就踢實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爸爸，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

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什麼雜事都能做，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吃。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了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臉，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台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糝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一邊砸着石頭，一邊就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

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大黑粗的，眼稍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了，你還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我賣鷄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廝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上清河販鷄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她打價，她挑起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可是價錢也公道，海淀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還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鷄子的時候，他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駐兵，

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賣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捱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讓着她。多會兒她賣穀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裳，她前腳進門，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就買東西，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也都走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您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你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吃不了我，我還要吃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她

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要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舖。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搗亂，不但我擔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是真能幹，真有力氣，澆菜，喂豬，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

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吃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能不讓您吃麼？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妹夫就會要錢，不做事。冬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給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來看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痛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去，說了她幾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瞧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

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邊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來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要！」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那能像我似的，什麼都讓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尅。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尅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氣，又心疼。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十一，廿八夜，一九三三。

（選自冬兒姑娘）

第一次宴會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慎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慎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單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帘，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

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綑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著，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